

目 录

艰苦历程的回忆·····	汪 瑛 (1)
湘西政局变迁溯源的回溯·····	石玉湘 (5)
三五事变的前前后后·····	朱元龙 (22)
蒲和生团的建立与起义·····	罗国荣 (33)
张成栋团的组建与改编·····	李泽武 (39)
三五事变目睹记·····	刘素梅口述 (44)
三五事变前后见闻·····	刘际铨 (47)
白岩祠军火仓库被劫·····	刘际爱口述 (50)
集义福绸布店破产记·····	刘际铨 (52)
昙花一现的“辰溪县银行”·····	容 复 (55)
组建湘西纵队的峥嵘岁月·····	谢斐然 (57)
湘西纵队创建琐记·····	米西成 (65)
湘西纵队的前身——独四、五团和第三大队·····	肖守资 (72)
龙头庵会师途中·····	罗均卿 (77)
激战罗子山·····	党史办 (80)
米庆舜烈士·····	肖守资 (87)
五宝田村遭受空前洗劫·····	肖守群口述 (90)
张玉德部在中蒲溪的暴行·····	米庆宣 (93)
我在县警察局的一段经历·····	姚本振 (98)
缅怀姐姐米月娥·····	米世尊 (102)

忆肖洪量烈士.....肖守资 (104)

点滴文史

1、陈策拜会陈文武.....陈文照 (108)

2、奉命与王悠然部联系.....王俊卿 (109)

3、我随暂六师逃离县城.....张尊五 (110)

4、杨长耀夫妻在麻阳被劫.....邓其煊 (111)

5、独四大队的建立.....刘运培 (112)

县长田石纯铲烟被困.....刘际铨 宫兹泉 (114)

陈庆东受命诱杀张玉琳.....张尊五 陈良舜 (117)

横行乡里的钟启明.....谭文波 (120)

湖南大学在辰溪.....湖南大学供稿 (122)

辰溪邮电简史.....县邮电局供稿 (127)

邮差欧玉清被害.....曾端生 (139)

解放前县城的中药店.....杨慎斋 (142)

晚清以来县邑名老中医事略.....杨慎斋 (146)

征稿启事

艰苦历程的回忆

汪 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党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曾派许多同志分赴全国各地组织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贺龙同志派遣随他一起长征到陕北的陈策同志返回辰溪。

陈策同志一到辰溪，经向绍轩推荐，便出任辰溪县抗日自卫团副团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当时我和继姐向瑚、三姨傅英等人在辰溪城里开办了妇女缝纫刺绣合作社。陈策经常到社里同大家讲一些革命道理，使我们对党对革命有了初步认识。不久，经傅英介绍，陈策与向瑚结了婚，我们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当局对陈策同志怀疑，将他逮捕了。敌人逼他供认是共产党员，并说：“你在贺龙那里当了那么大的官，怎么会不是共产党员呢？”陈策同志巧妙地回答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员不一定当官，当官的也不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无真凭实据，审讯毫无所获，最后以“私买军火”罪，判处陈九年徒刑，关押在浦市陆军第六监狱。

陈策入狱后，我和向瑚、傅英、汪珍、陈佩仁、金培松等人到浦市大码头开办妇女生产合作社，经营缝纫刺绣，以

亲属探监为名，经常和陈策同志联系并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当时监狱规定每星期三、六清扫监狱时，亲属可以探监半小时。每次探监都是我抱着孩子和向珊一起去的，探监时，看守很凶，检查很严，连一张破纸烂片都不许带进去，我们只能悄悄地传递口信。陈策在狱中被扣上脚镣手铐，头发剃得精光，但脑后却留着一撮三角形的头发，这是政治犯的特有“待遇”。我们看到他这样受罪，都情不自禁的心酸泪流，陈策反而乐观地对我们说：“哭什么，我不是‘很好’吗，虽说行动不大方便，但这可以帮助我练坐功（气功）呢。”

陈策在狱中快四年了。一天，李凤轩同志来浦市对我和向珊说：“现在社会上抗日的热情非常高，组织上把各界人士都动员起来了，一致要求抗日，辰溪民众说陈副团长抗日无罪，应予释放。国民党当局无可奈何，只得提出要有十家联保才能释放。现向绍轩和祝南轩（陈策的外甥媳）等人正在积极活动。”我们听后兴奋异常，马上把这一情况秘密转告陈策，他听了也非常高兴。陈策同志即将出狱，国民党当局却提出，出狱后要跟他们一起去“抗日”。陈策知道这是变相的监视，笑着回答：“跟你们一起去抗日，不怕我把枪拖走吗？”“那你出去以后干什么呢？”“作生意。”一九四三年底，陈策被保释出来了。

陈策出狱前夕，派我先回辰溪探听消息。李凤轩、祝南轩告诉我：“现在社会上的抗日浪潮虽然很高，但国民党在城里仍监视很严，我们还得严加提防。”于是陈决定暂不回城，我们就一起搬到离县城十来里路的老寨村汪庭寿家中去住。住房一共五间，楼上三间给陈策一家和祝南轩住，我和左伯娘（保姆）住在楼下。我们虽然住在乡下，但是来看望

陈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有的出于真正关心，也有借关心为名前来监视的。后来陈策告诉我们，今后有不认识的人来访，就说我没在家，出门做生意去了。那时我们的经济非常困难，陈策把城里的住房卖给张中宁，得七百元光洋，由我和祝南轩出面，在老寨办起了织布和烧酒店，生意还算兴隆。半年后，陈策考虑，住处离城较远，联系不太方便，叫我先搬回城里，我就在城西街张必录家租了房子，办起刺绣、烧酒店，作为陈策在城里的联络点。

陈策在老寨住了近一年，移居装粮埠对河白沙咀。后看到迁来辰溪的湖大师生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少，便设法在湖大图书馆找到工作，利用图书管理员的公开身份，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战胜利，湖大迁回长沙，陈策为了坚持辰溪的工作，未随同前往，全家搬到城西街，与我合伙开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辰溪又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陈策留我在县城继续开店，自己搬到大伏潭唐运望家住，并与人合资开办大伏潭石灰厂与杨溪口富源煤矿，利用贩运石灰和煤炭的机会，经常来往于常德、长沙之间。

一九四九年，辰溪发生“三五事变”，陈策积极筹划，在张玉琳部队中安插了革命队伍。是年农历五月，陈策乘煤船到长沙向省工委汇报请示工作。省工委指示，一要争取和平解放辰溪，二是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于是陈策分析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积极开展活动。

马公武是辰溪地方实力派，他与张中宁在竞选“国大”代表时，明争暗斗，矛盾很深。陈策决定先做马公武的工

作，通过联系，将马请到我的住房面谈，李凤轩负责警卫，我则在大门外观望动静。陈策谈了形势后，要求马公武站到人民这一边来，马则要求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

那时张玉琳已跟随张中宁走，陈策决定策反其部属石玉湘师长，在我家亲笔写信一封，叮嘱我找一个可靠的人马上送往溆浦。我立刻叫谢青云去送，并再三交待信一定要亲手交给石玉湘，必要时宁可毁了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谢走后，我怕出问题，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得知信已送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请他吃了饭，并给三斗五升米作报酬。

六月三十日上午，暂二军军长张中宁怀着招安的目的来到大伏潭拜见老师陈策，陈策识破他的阴谋，劝他要识时务，届时进行武装起义。张中宁坚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为了保存革命武装，七月二十八日，陈策毅然决定把潜伏在张玉琳部的第三大队拉上龙头庵成立湘西纵队。临行前告诉我，向瑚已去大旗山，要我也赶快隐蔽起来。随后张玉琳从各地调集军队，亲自指挥去龙头庵追击，同时在城乡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米月娥同志就是这个时期被害的。

解放了！天亮了！陈策率领湘西纵队胜利返回辰溪。进城的当天就到家中来看我，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陈策考虑到烈军属太多，急需生产自救，便叫向瑚、杨俊和我成立群力妇女生产合作社，组织烈军属四十余人开展织布、织袜、缝纫生产。

这些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苦历程，就会联想到今天的幸福生活，真是来之不易啊！

湘西政局变迁渊源的回溯

石 玉 湘

一 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场展开大规模攻势，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全面崩溃。为挽救危亡，是年秋，驻常德十七绥靖公署，采取“戡乱建国”的方针，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总体战”。为了直接掌握湘西各县的武装，把湘西建成湖南的反共基地，下令各县成立“保安团”，并把亲信安插到各县任“戡建大队”大队长。

一九四九年元月，永顺县长杨禹九，督促县警察局和自卫总队交拨武器、士兵，以便迅速组建“戡建大队”。十一日晚，警察局局长曹振亚，自卫总队附李兰初拖枪出走石堤西。是时，驻桑植、永顺、大庸的省保安第三总队总队长汪援华突然接到省保安司令部的命令，要他率部到邵阳“整训”。汪深知名曰“整训”，实际上就是解除兵权（因省保安第一、二总队已被程潜主席用“整编”之名予以解散）。他不愿离开湘西，又不敢违抗命令，陷于矛盾之中。这时桑植县长冯泉亦被革职，牢骚满腹，遂与其主任秘书刘莘田研究对策，决定联系汪援华、曹振亚等人秘密开会，赶走杨禹

九，起而自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周海寰首先进永顺县城发难，赶走杨禹九，随后汪援华、曹振亚入城，成立“湘西北人民反压迫自卫军”，由汪援华任总指挥，曹振亚为副总指挥，下设四个纵队。并提出：“拥护程潜主席”、“改善湘西北人民生活”、“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等口号。二月二十二日，汪、曹召开有关人员会议，作了攻打十七绥靖公署的战略部署：一路由曹振亚指挥，率两千余人，由永顺王村沿酉水南下，抵沅陵县城再顺沅水东进常德；一路由汪援华率保安总队一个营和地方武装，经大庸、慈利直趋常德；一路由黄鹏、向绪武、向质云率部经古丈、泸溪直奔辰溪抢夺兵工厂的武器，由省保安第三总队第三营营长张玉琳率部进驻辰溪兵工厂作内应。这样，就埋下了辰溪三五事变的导火线。

二 三五事变的经过

张玉琳在永顺参加了汪援华召开的军官会议以后，连夜赶回沅陵，马上通知泸溪徐汉章，麻阳龙飞天、胡震，怀化胡振华，辰溪米昭英和我等人赶到辰溪县城开会。会上张玉琳介绍了永顺会议的情况，对夺取兵工厂的枪支作了初步研究。并安排麻阳的龙飞天、泸溪的徐汉章回各县后，首先占领县政府，再打开监狱，释放犯人，为抢枪作好准备。

二月底，龙飞天攻打麻阳县城，张玉琳率部随九区专员陈士前去解围。部队到达高村时，麻阳已被龙飞天攻下，泸溪已被徐汉章占领，沅陵已被汪援华部攻陷，张玉琳派人护送陈士去凤凰，自己则马上赶回辰溪，立即在肖湘潮（即肖

洪量）家中召集米昭英、胡震、肖湘潮、米庆轩和我等人商量抢枪事宜。张玉琳首先提出：“等永顺人马一来，我们就一起开库取枪。”与会人员不同意，认为自己不掌握枪支，外面人一来，辰溪会大乱，沅陵就是前车之鉴。开库取枪应以辰溪人为主，麻阳、怀化、泸溪各县次之，如永顺、古丈民壮到来，也适当分一点给他们，这样才能确保辰溪的安全。张玉琳同意这个意见，经进一步研究，确定了以下事宜：

1、由我下命令，要全县各乡镇武装和民壮，务于三月五日清晨赶到兵工厂分发武器，不得延误。

2、得枪后，不再接受汪援华的领导，马上组织武装，自竖“国防军第一军”大旗（取这个名字，国民党、共产党来都可以应变）。

3、成军后，由张玉琳任军长，对各师、团长也作了初步确定。

五日清晨，各乡民壮万余人将兵工厂团团围住，首先下了护厂警卫大队的武器，然后将仓库打开，夺取枪支。与此同时，我于七里台枪库令守仓人员点交枪支。据统计，各库取出的枪炮共约一万九千余支（门），弹药五百余万发，单孚和乡就分得各种枪支二千七百余支。

三 成立国防军第一军

张玉琳组织和发动了辰溪三五事变，抢光了第十一兵工厂辰溪分厂的全部武器，集结人枪万余，声威大振，随即在辰溪自竖大旗，成立国防军第一军，军部设交通银行，张玉

琳为军长，我为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国防军第一军成立后，立即按原研究部署，派第二师师长石美豪率部进驻溆浦。石美豪到溆浦后，受西南联军尹立言的煽动，决定率部赴城步。张玉琳闻讯，急派我前往劝阻。石美豪坚持己见，提出：“暂时分手，共事到底”。并亲自打电话与张玉琳告别。石美豪拖队走后，张玉琳立即令我率第一师两千余精锐部队开赴溆浦，占领大江口、县城等地，扩大了领域。张又派第八师师长蒲和生去怀化，收编地方武装。至此，除辰溪外，溆浦、怀化、麻阳、泸溪部分地区，皆属于张玉琳的势力范围。

四 成立直属清剿第二纵队

辰溪三五事变，一天抢光了十一兵工厂辰溪分厂全部武器的消息传到省府，程潜主席几经考虑，决定派长沙市市长陈迪光和绥靖公署高参杨春圃来辰溪收编张玉琳部。

陈迪光原任九区专员时，张玉琳曾在他手下任过军事科科员和保安大队长，两人关系密切，故陈满有把握地接受了程潜的命令，欣然前来辰溪：

三月中旬，陈迪光等来到辰溪，张玉琳视为老长官、老前辈隆重欢迎，热情款待。陈迪光首先向张玉琳道喜，接着说明来意：“我这次是奉颂公（程潜）的命令来的，辰溪兵工厂的枪支被你全部拿了出来，并且分到各县，善后的办法是你得把得枪的人都安置起来，成立一个纵队。关于分枪的事上面如追究下来，由颂公给你担担子。”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两天的磋商，达成如下协议：

1、省方不追究破坏兵工厂的责任，要是蒋介石进行追究，由程潜主席承担。

2、将已集合起来的人枪，收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二纵队，由张玉琳任纵队司令，米昭英任副司令。下辖三个支队、十个大队，另外还增编泸溪和怀化两个保安团。

3、两个保安团的军饷，由省府开支百分之八十，不足部分由县自筹。

协议达成，陈迪光要张玉琳于七日内将部队整编好，并造册上报。

陈迪光走后，张玉琳立即将国防军第一军改编为长沙绥靖公署直属清剿第二纵队，我任第一支队支队长（驻溆浦），胡震任第二支队支队长（驻高村），刘华峰任第三支队支队长（驻辰溪），徐汉章任泸溪保安团团长（驻浦市），蒲和生任怀化保安团团长（驻邵阳）。

五 请陈策搭桥准备投奔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张玉琳召集支队长以上人员在辰溪召开时局讨论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千里江防已被共军突破，大西南已岌岌可危，面对这个形势怎么办？”我清楚的记得参谋长李师鲁讲：“我们走国民党这条路越走越窄，还应该再走另一条路，是否可派人去和共产党地下人员取得联系，以便脚踏两只船：国民党能坚持下去，当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反之，我们就跟共产党走。”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张玉琳更为赞赏，因为抢兵工厂是以他为首，虽然程潜主席把千斤重担担了，但仍然怕今后蒋介石给他算老帐，如

果跟共产党走，就可以卸掉这个沉重的包袱。接着秘书长顾民帮讲：“要找共产党就应该马上进行，我们要未雨绸缪，不要临渴掘井。”张玉琳问：“找哪个去搭桥好呢？”顾答：“湘哥（指我）可以去找陈策，湘哥去，陈策一定会给我们帮忙。”最后大家决定由我去办理这件事。

陈策当时住在城郊大伏潭，我专程去见陈老先生，说明来意后，陈策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我要尽力帮你们搭好这个桥，你回去跟张玉琳讲，我明天就到城里来。”第二天陈策到城里，见张玉琳有诚意，就答应到长沙去找党组织。

六 成立暂编第二军

陈策到长沙找地下党组织为我们搭桥之事，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被泸溪县县长、湘西地区的中统专员刘英渠知道了，他立即书写万言书向蒋介石和陈立夫告密，建议张中宁回湘西，利用宗族和上下级关系控制张玉琳，以扭转局势。蒋家王朝已濒临覆灭，正千方百计进行挣扎，蒋介石立即电召一九四八年七月赴美学军事的张中宁回国。

张中宁奉令回国后，国民党国防部任命他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军长，并令他回辰改编张玉琳部。

张中宁到达辰溪，拿出蒋介石给张玉琳的亲笔信和国防部委派他为暂二军副军长的任命书。张玉琳欣喜若狂，立即将长沙绥靖公署清剿第二纵队改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暂编第二军。

七 陈策与张中宁决裂

陈策先生从长沙返回辰溪，得知张玉琳部已改编为暂二军，就没和张玉琳会面。

张中宁听说陈策已回辰，为了摸清情况，带着夫人黄文楨乘小船到大伏潭“拜会”陈策。刚一进门，陈策就说：你现在不是当军长了吗？当军长的人还到我们小百姓家来干什么？”张中宁感到很尴尬，黄文楨连忙从中调和说：“中宁刚从美国回来，特来看望您老。”

张中宁进屋坐下后，陈策斥责说：“你在美国好好的，跑回辰溪来干什么？你把张玉琳几万人枪拉上了绝路，你仔细想想，国民党那面青天白日旗还能飘扬几天？”张中宁回答说：“您从小就教育我要忠君爱国，尤其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更要做到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安危，我不这样做，有损于爱国，更对不起您从小对我的教导。”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最后陈策说：“好，你我谈话到此结束，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这次“拜访”不欢而散。

张中宁回到城里，黄文楨把和陈策见面的情况告诉张玉琳，张把桌子一拍说：“如果我在场，就一枪打死那个不受尊敬的老家伙。”这样一来，陈策策反张玉琳的工作至此夭折。

八 罗子山战斗

七月三十一日，陈策将肖湘潮那个营拉走，经修溪口、

大江口、直上龙头庵。张玉琳得知此事，立刻率部前往“围剿”。那天，我因母亲害病，请假回望乡。八月一日清早，张玉琳来到我家，我还没有起床，张大声喊道：“湘哥，你还在安心睡大觉呀，我们的部队都被他们拖走了。”我连忙问：“出什么事啦？”他说：“昨天陈策把肖湘潮营拖走了，今天清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你的一个营也跟着到龙头庵去了。”我说：“是真是假？”他说：“怎么不是真，我已派蒲和生和钉子眼（即张文祥）等带队去追了。”

陈策那时只有两百来人枪，势单力薄，在我们的追击下，由龙头庵向罗子山转移。我们追到罗子山，他们在米庆舜的掩护下，又向溆浦撤退。在激烈的战斗中，米庆舜陷入我们的火网圈，被击中几弹，当场身亡。

这次战斗，我们伤亡了数十人，蒲和生团的蒲裕桂连长也被打死了。我同张玉琳到龙头庵时，米庆舜的头已被张文祥手下的人割下，挂在龙庵中心小学的旗杆上面。

九 暂二军的溃败

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省主席程潜毅然同陈明仁兵团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一壮举有如晴天霹雳，引起了西南地区所有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三思。

八月下旬，湖南省主席黄杰在芷江“省府”召开扩大军政会议，大言不惭的宣称：“我将把十七兵团调来湘西，与湘西地区一切武装精诚团结，共同战斗，绝不让湘西落入共军之手。”在会上还宣布了阻击部署。张玉琳按照部署，令第七师与独一、二旅防守烟溪和溆浦分水界一带，以堵击解

放军渡资水西进。

九月十三日，白崇禧电召湘西各军首领到衡阳开紧急会议，宣布：“湘西战略部署要修改，不能守卡打硬仗，应改为放弃城市，占领乡村，避免牺牲，保存实力，争取时间，准备反攻。”要黄杰作出“软周旋”的游击计划。

这时人民解放军向澧水、沅水、资水发动全面进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中旬，解放军抵达烟溪一带，我部迎战被击溃。

十七日，张玉琳和我逃回溆浦分水界，立即通知各旅、团长到指挥部开会，传达了衡阳会议精神，命令部队马上撤离分水界阵地。独一旅向隆回方向转移，与陈光忠部联系；独二旅和第七师向怀化花桥一带转移，与一百军联系。又通知第六师全部撤离辰溪向麻阳转移；第八师由麻阳向铜仁转移，与四十三军联系。当天我即带第七师与独二旅从溆浦经思蒙向长田湾与花桥方向转移；张玉琳则率亲信经大江口向怀化方向转移，途经仙人湾时，张亲自到望乡，当面通知我马上到茶田垅开会。

大约是九月二十日，张玉琳在茶田垅召开军官会议，会上宣布：我在怀化榆树湾与芷江通了电话，张中宁说：“奉总统急电，令我们俩马上到重庆去有要事相商，并呈准华中长官公署，我们离任期间由石玉湘代理军务。”会后张玉琳即偕妻周绍薇乘吉普车离开辰溪。

十 花 桥 围 歼 战

解放军沿湘黔公路挺进，国民党一百军杜鼎部向怀化、

黔阳一带撤退，派234师700团据中伙铺附近有利地势坚守。解放军因此一度被阻，后摸清地形，迂迴四十里将花桥、中伙铺团团围住。十月一日六时五十分发起围歼战，700团想夺路突围，被解放军击退，整个战斗于十时二十分结束。上校团长王光亭、中校副团长肖笃文及官兵一千二百一十名被俘。

王光亭团长，绰号王大麻子，在花桥被俘时，抓住他的战士看到他满脸麻子，马上记起曾活捉过他，愤愤地讲：

“你在东北战场上被俘得到宽大处理，还不肯悔过自新，今天又被活捉，你该老实了吧！”王低垂着头，不敢作声。

解放军打下花桥，趁势直捣榆树湾。一百军234师师长夏日长以为700团仍在坚守中伙铺，自己还在床上睡大觉。解放军一阵猛冲把该师打得七零八落，残部往洪江方向溃逃。

十一 我第一次投诚

溆浦、辰溪解放后，我率所部退至麻阳、铜仁一带山区，自己住在麻阳吕家坪。九月二十四日上午，陈策从辰溪派人给我送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们第一次联系失败，现又第二次进行联系，希望能得到成功。你的情况我已向四十七军李义处长汇报，他希望你到辰溪城里来谈一谈，来去的安全由我负完全责任。”什么叫第一次失败呢？送信人告诉我，九月二十一日陈策到达溆浦县城，在我过去用过的那张办公桌上写了一封信给我，盼我立即率部投诚。这封信是叫前分队长许森典送的，许送信途经龙头庵长田在自己家歇宿。他大哥一听是给我送信，大吃一惊，把信夺下焚毁了，

所以说第一次联系没成功。

第二天，我带副官罗家焕和四个卫士由吕家坪到火马冲，随即打电话与陈策联系，陈马上派汽车把我接到城里，盛情款待。我见到李处长，申明愿意率部投诚，接受解放军的领导。李处长表示欢迎，要我赶快回去把部队带到火马冲集中，再请示上级予以收编。

九月二十七日，我返回吕家坪，经与胡震商定，就近召集连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投诚，他们听了一致同意，决定各部于十月四日前至火马冲集中。十月一日，我首先率领柴宝臣团及师直属部队到达火马冲，然后带警卫到辰溪汇报。不料在我离开吕家坪时，麻阳县长廖浩福从晃县到达麻阳，当得知部队决定投诚时，向胡震建议：“我认为马上放下武器投诚，时机还不成熟。目前解放军只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还是我们的，且国民党在大西南还有广阔地盘与雄厚兵力，一定会进行反攻。现在就这样乖乖地去投诚，我看还不是时候。”胡震被他说服，改变了主意，并通知第六师不去火马冲集中。这时我还蒙在鼓里，住在城里等部队到来，今天等，明天盼，不见有一个人来，急得心如火焚，度日如年。师参谋长傅菊松打电话给我说：“事情有变，估计他们不会来了，是不是先将已集合起来的部队收编，不然人心不定、变幻莫测。”后又急电告我：“柴团长和部分营、连长把人枪拖走了，怎么办？”我忙把这些情况向李处长报告。十四日李处长下令收缴已集中人员的枪枝，并宣布：留者欢迎，去者欢送、发给路费及还乡证明。当时点交的枪枝有一千余枝。交枪的第二天，我接到柴宝臣的来信，字写得很潦草，只两句话：“作为你的部下到此为止，作为朋友松